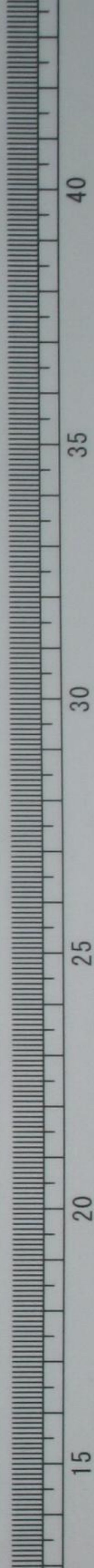


土岐文庫
文庫17
W90
2



文庫 17
W90
2



唐詩事略下

南郭先生輯

門人服虛舟校

張說

說謫岳州常鬱鬱不樂時宰以說機辨才略互相
排擯蘇頲方大用說與其父瓌善說因爲五君詠
致書封其詩以貽頲誠其使曰當候忌日近暮送
之使者近暮弔客至多說先公僚舊頲覽詩嗚因
流涕翌日上對大陳說忠正蹇諤人望所屬不宜

唐詩事略

下

一

昭和六年二月一日
土岐善吉磨氏寄贈

010185184100

淪滯遐方。上因降璽書。勞問俄遷。荆州長史。由是
陸象先。韋嗣立。張庭珪。賈會。皆以譴逐。歲久。因加
甄敘。頌以父之執友。事之甚謹。

五君詠。

達志美類。刺異感義。哀事顏氏之心也。擬焉。

齊公生人表。迴天

聞鶴唳。清論早揣摩。玄心晚超詣。入相廊廟靜。出
軍沙漠霽。見深呂祿憂。舉後陳平計。甘心除君惡。
足以報先帝。魏元忠許公信國楨。克美具瞻情。百事
資朝問。三章廣世程。處高心不有。臨節自爲名。朱

戶傳新戟。青松拱舊坐。淒涼丞相府。餘慶在玄成。

蘇瓌

李公實神敏。才華乃天授。睦親何用心。處貴

不忘舊。故事遵臺閣。新詩冠宇宙。在人忠所奉。惡

我誠將宥。南浦去莫歸。嗟嗟孫秀。

李嶠

代公舉

鵬翼翻飛。摩海霧。志康天地屯。適與雲雷遇。興喪

一言決。安危萬心注。太勲書王府。舛命淪江路。勢

傾北夏門。哀靡東平樹。

郭元振

耿公山岳靈。才傑心

亦妙。鷲鳥峻標立。哀玉扣清調。協贊休明啓。思華

日月照何意。瑤臺雲風吹。落江徼。湘流下潯陽。洒

淚一投弔。趙彥昭

王冷然上燕公書云。詩曰。投我以木瓜。報之以瓊

琚。此言雖小。可以喻大。相公五君詠曰。淒涼丞相

府。餘慶在玄成。蘇公一聞此詩。移公於荆府。積漸

至相。由蘇得也。今蘇屈居益部。公坐廟堂。投木報

瓊。義將安在。亦可舉蘇以自代。然後為朔方之行。

冷然書又曰。相公岳陽送別詩云。誰念三千里。江

潭一老翁。今日忘往日之棲遲。貪暮年之富貴乎。

杜甫

詩話云。有病瘧者。子美曰。吾詩可以療之。病者曰。

云何。曰。夜闌更秉燭。相對如夢寐。其人誦之。瘧猶

是也。杜曰。更誦吾詩。云子璋髑髏血模糊。手提擲

還崔大夫。其人誦之。果愈。

太白

東蜀楊天惠彰明逸事云。元符二年春正月。天惠

唐詩 卷一
補令於此竊從學士大夫求問逸事問唐李太白
本邑人微時募縣小吏入令臥內嘗驅牛經堂下
令妻怒將加詰責太白亟以詩謝云素面倚欄鈎
嬌聲出外頭若非是織女何必問牽牛令驚異不
問稍親招引侍研席令一日賦山火詩思乾不屬
太白從旁綴其下句令詩云野火燒山去人歸火
不歸太白繼云焰隨紅日遠煙逐暮雲飛令慙止
頃之從令觀漲有女子溺死江上令復苦吟太白

輒應聲繼之令詩云二八誰家女漂來倚岸蘆身
窺眉上翠魚弄口旁珠太白繼云綠髮隨波散紅
顏逐浪無何因逢五伯應是想秋胡令滋不悅太
白恐棄去隱居戴天大匡山往來旁郡依潼江趙
徵君徒亦節士任俠有氣善爲縱橫學著書號長
短經太白從學歲餘去遊成都賦春感詩云茫茫
南與北道直事難諧榆莢錢生樹楊花玉糝街塵
縈遊子面蝶弄美人釵却憶青山上雲門掩竹齋

益州刺史蘇頲見而奇之時太白齒方少英氣溢發諸爲詩文甚多微類宮中行樂詞體今邑人所藏百篇太抵皆格律也雖頗體弱然短羽襍褻已

有雛鳳態淳化中縣令楊遂爲之引謂爲少作是也遂江南人自名能詩累謫爲令云始太白與杜甫相遇梁宋間結交歡甚久乃去客居魯徂徠山甫從嚴武成都太白益流落不能歸故甫詩又云匡山讀書處頭白好歸來然學者多疑太白爲山

東人又以匡山爲匡廬皆非也今大匡山猶有讀書臺而清廉鄉故居遺地尚在廢爲寺名隴西院有唐梓州刺史碑失其名及綿州刺史高祝記太白有男子曰伯禽女平陽皆生太白去蜀後有妹月圓前嫁邑子留不去以故葬邑下墓今在隴西院旁百步外或傳院乃其所捨云

祖詠

有司試終南山望餘雪詩詠賦云終南陰嶺秀積

雪浮雲端。林表明霽色。城中增暮寒。四句卽納於有司。或詰之。詠曰。意盡。

高適

適以功名自許。而言浮其術。年五十始爲詩。卽工。以氣質自高。每一篇出。好事者輒傳布。

孟浩然

孟浩然襄陽人也。骨貌淑清。風神散朗。救患釋紛。以立義灌園藝圃。以全高。交遊之中。通脫傾蓋。機

警無匿。學不攻。儒務掇菁華。文不按古。匠心獨妙。五言詩。天下稱其盡善。閑游祕省。秋月新霽。諸英聯詩。次當浩然。句曰。微雲淡河漢。疎雨滴梧桐。舉座嗟其清絕。咸以之闕筆。不復爲綴。丞相范陽張九齡。侍御史京兆王維。尚書侍郎河東裴朮。范陽盧僎。大理評事河東裴總。華陰太守滎陽鄭倩之。太守河東獨孤冊。率與浩然爲忘形交。山南採訪使太守昌黎韓朝宗。謂浩然閑深詩律。寘諸周行。

必詠穆如之頌。因入奏。與偕行。先揚于朝。約日引
 謁。後期浩然曰。業已飲矣。身行樂耳。遑恤其他。遂
 畢飲不赴。由是聞罷。浩然不之悔也。其好學忘名
 如此。王士源他時嘗筆讚之曰。導漾烟靈。寔生楚
 英。浩然清發。亦自其名。開元二十八年。王昌齡遊
 襄陽。時浩然疾發。背且愈。相得歡甚。浪情宴謔。食
 鮮疾動。終于治城南。年五十有二。子儀甫。浩然文
 不為仕。每為詩。佇興而作。故或遲行。不為飭。動求

真適。故似誕遊。不為利期。以放情。故常貧。名不繫
 於選部。聚不盈於甌石。雖屢空。不給自若也。王士源序
 初王維過郢州。畫浩然像于刺史亭。因曰浩然亭。
 咸通中。刺史鄭誠謂賢者不可斥其名。更曰孟亭。
 皮日休孟亭記云。明皇世。章句之風。大得建安體。
 論者推李翰林杜工部為尤。介其間。能不愧者。惟
 吾鄉之孟先生也。先生之作。遇景入詠。不鉤奇抉
 異。今齷齪東人口者。涵涵然有干霄之興。若公翰

氏當巧而不巧者也。北齊美蕭愨芙蓉露下落。楊柳月中疎。先生則有微雲澹河漢。疎雨滴梧桐。樂府美王融日霽沙嶼明。風動甘泉濁。先生則有氣蒸雲夢澤。波動岳陽城。謝朓之詩句精者有露濕寒塘草。月映清淮流。先生則有荷風送香氣。竹露滴清響。此與古人爭勝於毫釐也。

明皇以張說之薦召浩然令誦所作乃誦北闕休上書南山歸弊廬。不才明主棄。多病故人疎。白髮

催年老。青陽逼歲除。永懷愁不寐。松月夜窓虛。帝曰卿不求朕。豈朕棄卿。何不云氣蒸雲夢澤。波動岳陽城。

劉晏

明皇御勤政樓。大張樂。羅列百技。時教坊有王大娘者。戴百尺竿。竿上施木山。狀瀛州方丈。令小兒持絳節出入於其間。歌舞不輟。時劉晏以神童爲秘書正字。方十歲。帝召之。貴妃置之膝上。爲施粉

黛與之巾櫛。帝問晏汝為正字。正得幾字。晏曰。天下字皆正。惟朋字未正。得貴妃復令詠王大娘戴竿。晏應聲曰。樓前百戲競爭新。唯有長竿妙入神。誰謂綺羅翻有力。猶自嫌輕更著人。因命牙笏及黃紋袍賜之。

晏八歲獻頌。泰山行在。帝命張說試之。說曰。國瑞也。即授大子正字。公卿邀請。旁午號神童。晏字士安。

齊古文慎字

劉沓虛

鄭處誨明皇雜錄云。天寶末。劉希夷王冷然王昌齡。祖詠張若虛張子容孟浩然常建李白劉沓虛。崔曙杜甫。雖有文章盛名。皆流落不偶。

胡令能

令能莆田隱者。少為負局鏤釘之業。以所居列子之里。家貧。遇茶果必祭列子。以求聰明。或夢人割其腹。以一卷書內之。遂能吟詠。禪學尤邃。世謂胡

唐詩事略

下

釘鉸者也。貞元元和間人。

秦系

系字公緒。與劉長卿善。權德輿曰。長卿自以為五言長城。系用偏師攻之矣。蓋系以五言得名久矣。

戎昱

昱在零陵。于襄陽聞有妓善歌。取之。昱以詩遣行。云。寶鈿香蛾翡翠裙。妝成掩泣欲行雲。殷勤好取襄王意。莫向陽臺夢使君。于遂遣還。

元載

大曆五年春。載早朝。有獻文章者。公令左右收之。其人苦欲公讀。公云。候入中書當為看。其人言若不能讀。自誦畢。因亦不見。詩曰。城東城西舊行處。城裏花飛亂如絮。海燕銜泥欲下來。屋裏無人却飛去。載後破家。妻子被殺。其一云。城南路長無宿處。荻花紛紛如柳絮。海燕銜泥欲作巢。空室無人却飛去。

唐詩事略
錢起
天寶十年。試湘靈鼓瑟詩。云善鼓雲和瑟。常聞帝子靈。馮夷徒自舞。楚客不堪聽。苦調淒金石。清音入杳冥。蒼梧來怨慕。白芷動芳馨。流水傳湘浦。悲風過洞庭。曲終人不見。江上數峯青。起從鄉薦。居江湖客舍。聞吟於庭中。曰曲終人不見。江上數峯青。視之無所見矣。明年崔諱試湘靈鼓瑟詩。起卽用爲末句。人以爲鬼謠。

陳通方

通方。登貞元進士第。與王播同年。播年五十六。通方甚少。因期集。撫播背曰。王老奉贈一第。言其日暮途遠。及第同。贈官也。播恨之。後通方丁家艱。辛苦萬狀。播捷三科爲正郎。判鹽鐵。通方窮悴。求助不甚。給之時。李虛中爲副使。通方以詩求爲汲引。云。應念路傍憔悴翼。昔年喬木幸同遷。播不得已。薦爲江西院官。

司空圖云。金之精麤。攷其聲。皆可辨也。豈清於磬。渾於鐘哉。然則作者爲文爲詩。才格亦可見。豈當善於彼不善於此耶。愚觀文人之爲詩。詩人之爲文。始皆繫其所尚。所尚既專。則搜研愈至。故能銜其功於不朽。亦猶力巨而鬪者。所持之器各異。而皆能濟勝。以爲勍敵也。愚嘗覽韓吏部歌詩。累百首。其驅駕氣勢。若掀雷挾電。撐抉於天地之垠。物

韓愈

狀其變。不得鼓舞而徇其呼吸也。其次皇甫祠部文集外所作。亦爲道逸。非無意於深密。蓋或未遑耳。今於華下方得柳詩。其探搜之致。亦深遠矣。俾其窮而克壽。抗精極意。則固非瑣瑣者。輕可擬議。其優劣。又嘗覩杜子美祭太尉房公文。李太白佛寺碑贊。宏拔清厲。乃其歌詩也。張曲江五言沈鬱。亦其文筆也。豈相傷哉。噫。後之學者。褊淺。片詞隻句。未能自辨。已側目相詆訾矣。痛哉。因題柳集之

唐詩選 卷之十一
末。庶。俾。後。之。詮。評。者。罔。惑。偏。說。以。益。其。全。云。

李道昌

道昌。唐大曆十三年。爲蘇州觀察使。一日郡城外
虎丘山有鬼。題詩二首。隱於石壁之上。云。青松多
悲風。簫簫聲且哀。南山接幽壠。幽壠空崔嵬。白日
徒昭昭。不照長夜臺。雖知生者榮。魂魄安能迴。況
復念所親。慟哭心肝摧。慟哭更何言。哀哉復哀哉。
又曰。神仙不可學。形化空遊魂。白日非我朝。青松

爲我門。雖云隔幽顯。猶如念子孫。何以遣悲惋。萬
物歸其根。寄語世上人。莫厭臨芳罇。莊生問枯骨。
王樂成虛言。道昌異其事。遂具奏聞。准勅令致祭。
道昌爲之文曰。嗚呼。萬古丘陵。化無再出。君若何
人。能閑詩筆。何代而亡。誰人子姪。曾作何官。是誰
仙室。寂寞夜臺。悲乎白日。不向紙上。石中隱出。桃
源三月。深草垂楊。黃鶯百轉。猿聲斷腸。不題姓字。
寧辨賢良。嗚呼哀哉。歎昔先賢。空傳經史。終無再

還青松嶺上。嵯峨碧山。大唐正業。已記詩言。痛復
痛。今何處。宿悲復悲。今萬古墳。能作詩。今動天地。
聲悲然。今淚霑巾。感我皇。今列清酌。願當生。今事
明君。是時祭後。經數日。再有詩。一絕于石。云。幽冥
雖異路。平昔忝攻文。欲知潛昧處。山北兩孤墳。於
寺後山之地。果有二墳。極高大。荆榛藂茂。詢諸耆
艾。竟不知何姓氏。至今猶存。

元稹

稹上令狐相公書云。某始自御史府。謫官於外。十
餘年矣。閑誕無事。遂用力於詩章。日益月滋。有詩
向千餘首。其間感物寓意。可備矇眊之風。達者有
之。詞直氣麤。罪戾是懼。固不敢陳。露於人。惟盃酒
光景間。屢爲小碎篇章。以自吟暢。然以爲律體卑
下。格力不揚。苟無姿態。則陷流俗。常欲得思深語
近。韻律調新。屬對無差。而風情自遠。然而病未能
也。江湖間多有新進小生。不知天下文有宗主。妄

相倣倣。又從而失之。遂至有支離褊淺之調。皆且
爲元和詩體。某又與同門生白居易友善。居易雅
能爲詩。就中愛驅駕文字。窮極聲韻。或爲千言。或
爲五百言。律詩以相投寄。小生自審。不能有以過
之。往往戲排舊韻。別創新詞。名爲次韻。蓋欲以難
相挑耳。江湖間爲詩者。或用倣倣。或力不足。則至
於顛倒語言。重複首尾。韻同意等。不異於篇。亦且
爲元和詩體。而司文者考變異之由。徃徃歸咎於

某嘗以爲雕蟲小事。不足自明也。

白居易

元微之長慶集序云。憲宗皇帝。冊召天下士。樂天
對詔稱旨。又登甲科。未幾入翰林。掌制誥。比比上
書言得失。因爲賀雨詩。秦中吟等數十章。指言天
下事。時人比之風騷焉。予始與樂天同拔秘書之
名。前後多以詩章相贈答。會予譴掾江陵。樂天猶
在翰林。寄予百韻律詩及雜體前後數十章。是後

各佐江通復相酬寄巴蜀江楚間洎長安中少年
 遍相倣效競作新詞自謂為元和詩而樂天秦中
 吟賀雨諷論等篇時人罕能知者然而二十年間
 禁省觀寺郵候墻壁之上無不書王公妾婦牛童
 馬走之口無不道至於繕寫模勒街賣於市井或
 持之以交酒茗者處處皆是揚越間多作書模勒
 樂天及余雜詩賣於
 市肆之中也其甚者有至於盜竊名姓苟求自售雜亂
 中雜亂
 間廁無可奈何予嘗於平水市中鏡湖傍
 草市名見村校

諸童競習詩召而問之皆對曰先生教我樂天微
 之詩固亦不知予之為微之也又云雞林賈人求
 市頗切自云本國宰相每以百金換一篇其甚偽
 者宰相輒能辨別之自篇章以來未有如是流傳
 之廣者長慶四年樂天自杭州刺史以右庶子詔
 還予時刺會稽因得盡徵其文手自排綴成五十
 卷凡二千一百九十一首前輩多以前集中集為
 名予以為陛下明年秋當改元長慶於是因號曰

白氏長慶集

與元九書云。日者又聞親友間說禮吏部舉選人。多以僕私試賦判傳爲準的。其餘詩句亦徃徃在人口中。僕慙然自愧。不之信也。及再來長安。又聞有軍使高霞寓者。欲聘娼妓。妓大誇曰。我誦得白學士長恨歌。豈同他妓哉。由是增價。又足下書云。到通州日。見江館柱間有題僕詩者。復何人哉。又昨過漢南日。適遇主人集衆樂娛他賓。諸妓見僕。

來指而相顧曰。此是秦中吟長恨歌主耳。自長安抵江西三四千里。凡鄉按佛寺逆旅行舟之中。徃有題僕詩者。士庶僧徒孀婦處女之口。每每有詠僕詩者。此誠雕蟲之戲。不足爲多。然今時俗所重。正在此耳。雖前賢如淵雲者。前輩如李杜者。亦未能忘情於其間。古人云。名者公器。不可以多取。僕是何者。竊時之名已多。旣竊時名。又欲竊時之富貴。使已爲造物者肯兼與之乎。今之迫窮理固。

然也。

賈島

島赴舉至京。騎驢賦詩。得僧推月下門之句。欲改推為敲。引手作推敲之勢。未決。不覺衝大尹韓愈。乃具言。愈曰。敲字佳矣。遂並轡論詩。久之。或云吟落葉滿長安之句。唐突大尹劉棲楚。被繫一夕。放之。

李程

程字表臣。為翰林學士。日過八磚。乃至時號八磚學士。

徐凝

范攄言。樂天為杭州刺史。令訪牡丹。獨開元寺僧惠澄。近於京師得之。種於庭。時春景方深。惠澄設油幕覆其上。會凝自富春來。未識白。先題詩曰。此花南郡知難種。慙愧僧閑用意栽。海鷺解憐頻睨。胡蜂未識更徘徊。虛生芍藥徒勞妬。羞殺玫瑰。

不敢開。惟有數苞紅萼在。含芳只待舍人來。自尋到寺看花。乃命徐同醉而歸。時張祐傷舟而至。二生各希首薦。白曰。二君論文。若廉白之鬪鼠穴。勝負在於一戰也。遂試長劍倚天外賦。餘霞散成綺。詩。試訖。解送。疑爲元祐次耳。祐曰。祐詩有地勢遙尊岳。河流側讓關。又題金山寺詩曰。樹影中流見。鐘聲兩岸聞。雖綦毋潛云。塔影挂清漢。鐘聲扣白雲。此句未爲佳也。疑曰。美則美矣。爭如老夫今古

長如白練飛。一條界破青山色。凝遂擅場。祐歎曰。榮辱糾紛。亦何常也。遂行歌而邁。凝亦鼓柁而歸。自是二生不隨鄉賦矣。白又以祐宮調四句皆數對。未足奇也。後杜牧守秋浦。與祐爲詩酒友。酷吟祐宮詞。以白有非祐之論。常不平之。乃爲詩以高之。曰。睫在眼前人不見。道於身外更何求。誰人得似張公子。千首詩輕萬戶侯。又曰。如何故國三千里。虛唱歌詞滿六宮。杜盛言其美者。欲以苟異於

白而曲成於張也。故牧又著論言：近有元白，喜
爲淫言，蝶語鼓扇，浮囂吾恨，方在下位，未能以法
治之。斯亦敷佐於祐耳。潘若冲郡閣雅談云：凝官
至侍郎，多吟絕句。曾吟廬山瀑布，膾炙人口。
樂天薦徐凝，屈張祐論者。至今鬱鬱，或歸白之妬
才也。余睹皮日休論祐云：祐元和中作宮體詩，辭
曲艷發，當時輕薄之流，重其才，合譟得譽。及老大
稍闕建安風格，誦樂府錄，知作者本意，講諷怨譎。

時與六義相左右，此爲才之最也。祐初得名，乃作
樂府艷發之詞，其不羈之狀，徃徃間見。凝之操履
不見於史，然方干學詩於凝，贈之詩曰：吟得新詩
草裏論，戲反其辭，謂村裏老也。方干世所謂簡古
者，且能譏凝，則凝之朴略，椎魯，從可知矣。樂天方
以實行求才，薦凝而抑祐，其在當時，理其然也。令
狐楚以祐詩三百篇上之，元稹曰：彫蟲小技，或獎
激之，恐害風教。祐在元白時，其譽不甚持重。杜牧

之刺池州。祐且老矣。詩益高。名益重。然牧之少年所爲亦近於祐。爲祐恨。白理亦有之。余嘗謂文章之難在發源之難也。元白之心本乎立教。乃寓意於樂府。雍容宛轉之詞。謂之諷諭。謂之閒適。既持是取大名。時士翕然從之。師其詞。失其旨。凡言之艷麗者。謂之元白體。二子規規攘臂解辯。而習俗既深。牢不可破。非二子之心也。所以發源者。非也可不戒哉。

李賀

李商隱作賀小傳云。京兆杜牧爲李長吉集序。狀長吉之奇甚盡。世傳之。長吉姉嫁王氏者。語長吉之事尤備。長吉細瘦。通眉。長指爪。能苦吟疾書。最先爲昌黎韓愈所知。所與遊者。王參元。楊敬之。權璩。崔植。爲密。每旦日出。與諸公遊。未嘗得題。然後爲詩。如他人思量牽合。以及程限爲意。常從小奚奴騎距驢背。一古破錦囊。遇有所得。卽書投囊中。

及暮歸。大夫人使婢探囊出之。見所書多。輒曰。是兒要當嘔出。心始已耳。上燈與食。長吉從婢取書。研墨。疊紙足成之。投他囊中。非大醉及弔喪。日率如此。過亦不復省。王楊輩時復來探取。寫去。長吉往往獨騎。往還京洛。所至或時有著。隨棄之。故沈子明家所餘四卷而已。長吉將死時。忽書見一緋衣人。駕赤虬。持一版書。若太古篆。或霹靂石文者。云當召長吉。長吉了不能讀。歎下榻叩頭。言阿孃

長吉學語時呼太夫人云

老且病。賀不願去。緋衣人笑曰。帝成

白玉樓立。召君爲記。天上差樂不苦也。長吉獨泣。邊人盡見之。少之氣絕。常所居窗中勃勃有烟氣。聞行車嚙管之聲。太夫人急止人哭。待之如炊五斗黍許時。長吉竟死。王氏姊非能造作。謂長吉者實所見如此。嗚呼。天蒼蒼而高也。上果有帝耶。帝果有苑囿宮室觀閣之玩耶。苟信然。則天之高邈。帝之尊嚴。亦宜有人物文彩。愈此世者。何獨眷眷

于長吉而使其不壽耶。噫。又豈世所謂才而奇者。不獨地上少耶。天上亦不多耶。長吉生二十七年。位不過奉禮太常。當時人亦多排擯毀斥之。又豈才而奇者。帝獨重之。而人反不重耶。又豈人見會勝帝耶。

周匡物

匡物字幾本。潭州人。元和十一年。李逢吉下進士及第。時以歌詩著名。家貧。徒步應舉。至錢塘。乏儻

船之資。久不得濟。乃題詩公館云。萬里茫茫天塹遙。秦皇底事不安橋。錢塘江口無錢過。又阻西陵兩信潮。郡牧見之。乃罪津吏。

李涉

石本作李涉。鎮江鶴林寺有坡詩。同刻有玉蕊花在。

涉至揚州。一女子拜且泣。問之。曰。宋熊也。故吳興劉員外之愛姬。劉全白也。劉李有昔年之分。涉因贈詩曰。嘗憶雲仙至小時。芙蓉頭上縮青絲。當時驚覺高唐夢。唯有而今宋玉知。又云。陵陽夜讌使君筵。

唐詩集 二十三
解語花枝在眼前。自從明月西沉海。不見嫦娥一十年。

李播

播以郎中典蘄州。有李生携詩謁之。播曰。此吾未第時行卷也。李曰。頃於京師書肆百錢得此。遊江淮間二十餘年矣。欲幸見惠。播遂與之。因問何往。曰。江陵謁盧尚書。播曰。公又錯也。盧是某親表。李慚悚失次。進曰。誠若郎中之言。與荆南表文。一時

乞取。再拜而出。

韋臯

臯少遊江夏。止於姜使君之館。有小青衣曰玉簫。纔十許歲。常侍臯。臯後告別。與約後會。因留玉指環一枚。并詩寄情云。黃雀啣來已數春。別時留解贈佳人。長江不見魚書至。爲遣相思夢入秦。

李德裕

元和十一年歲在丙申。李逢吉下三十三人。皆取

寒素時有語曰。元和天子丙申年。三十三人皆得
仙袍似爛銀。文似錦。相將白日上青天。德裕頗為
寒素。開路及謫官南去。或有詩曰。八百孤寒齊下
淚。一時回首望崖州。出撫

德裕論文曰。沈休文以音韻為切。重輕為難。語雖

甚工。旨則未遠。未可以言文外意也。古之辭高者。

蓋以言妙而工。適情不取於音韻。曹植七哀詩有

王粲有攀原安三韻。班固多用。意盡而止。成篇不

拘於隻耦。文選有五韻七韻者故篇無足尤詞寡累句。

古辭如金石琴瑟。尚於至音。今文如絲竹鞀鼓。迫

於促節。即知聲律之為弊也。世有非文章者曰。詞

不出於風雅。思不越於離騷。模寫古人何足貴也。

余曰。譬諸日月。雖終古常見。而光景常新。此所以

為靈物也。嘗為文箴曰。文之為物。自然靈氣。惚恍

而來。不思而至。杼軸得之。澹而無味。琢刻藻繪。彌

不足貴。如彼璞玉。磨礱成器。奢者為之。錯以金銀。

美質既彫。良寶斯棄。此為文之大旨也。

迹夢詩云賦命誠非薄。良時幸已遭。君當堯舜日。

官接鳳凰曹。目睇煙霄潤。心驚羽翼高。此六句倚

梧連鶴禁。睥睨接龍韜。內署北連春宮西接羽林軍我后憐詞

客。先后朝曾宣諭吾僚並雋髦。著書同陸賈。待詔

比王褒。重價憐玄璧。英辭淬寶刀。泉流初落澗。賦文

稱言泉流於齒吻露滴更濡毫。赤豹忻來獻。彤弓喜暫縶。

時西戎乞盟幽鎮二帥束身赴闕海內無事者累月詩稱赤豹黃羆蓋其事也非煙含瑞

氣。馴雉潔霜毛。靜室便幽獨。虛樓散鬱陶。學士院

西南有小樓花光晨艷艷。松韻晚騷騷。画壁看飛

鶴。仙圖見巨鼈。內署垣牆皆有画松鶴先是西壁

懼而傍簷陰藥樹。落格蔓葡萄。此八句悉是內署

然可荷靜蓬池瞻。冰寒郢水醪。每學士初上賜食

後頌賜米及燒香酒。以酒味稍。荔枝來自遠。盧橘

賜常叨。先朝初臨御南方曾獻荔枝麝氣隨蘭澤。

霜華入杏膏。恩光唯覺重。携挈未為勞。扇迴衣綵

翟鵬起颺銀條。嚮待奚絲攬。書期蜀客操。畫規徒

蹇蹇。退食尚怵怵。此八句述內庭所觀龜顧垂金鈕。鸞迴曳

錦袍。御溝楊柳弱。天廡驪驪豪。屢換青春直。閑墮

上苑遨。煙低行殿竹。風折繚垣桃。此八句述戲聚散

俄成昔。悲愁益自熬。每懷仙駕遠。更望茂陵號。地

接三茅領。川迎伍子濤。代稱海濤是伍子胥憤氣所作花迷瓜步

暗。石固蒜山牢。蘭野凝青管。梅洲動翠篙。泉魚驚

綵妓。溪鳥避干旄。感舊心猶絕。思歸首更搔。無聊

燃蜜炬。誰復勸金舳。全自到此絕無夜宴酒器中大者呼為舳賓僚乃常顧形

迹未嘗以此而相勸也嵐氣朝生棟。城陰暝入濠。望煙歸海

嶠。送鴈度江臯。宛馬嘶寒櫪。吳鈞在錦弢。未能追

狡兔。空覺長江蒿。水國逾千里。風帆過萬艘。閱川

終古恨。唯見暮滔滔。德裕述夢詩。記為夢中賦詩

耳。元微之和云。聞有池塘什。還因夢寐遭。攀禾占

類蔡。詠豆放過曹。莊蝶玄言秘。羅禽藻思高。注云

本篇稱六句皆夢中作。故此三聯多證夢意。下

唐詩事略 二十七
皆言同在翰林及翰苑故事。若學士初入賜飛龍馬。故有借騎銀杏葉之句。青詔用麥紋紙。故有麥紙侵紅點之句。麻制例別。通宵勘寫。故有蘭燈焰碧高之句。學士密通銀臺。每旦嘗聞門使勘契開鎖。又院門有急命。卽鈴索門自搖。習以爲異。故有吏傳開鎖契。神撼引鈴條之句。學士無過從聚會之例。時閑行寺觀而已。故有分阻盃盤會。閑期寺觀。遨之句。皆唐之故事也。

鄭還古

還古閑居東都。將入京赴選。柳當將軍者餞之。酒酣。以一詩贈柳氏之妓曰。冶艷出神仙。歌聲勝管絃。調輕白紵曲。歌遏碧雲天。未擬生裴秀。如何乞鄭玄。不堪金谷水。橫過墜樓前。柳喜甚。曰。專伺榮命。以此爲賀。未幾。還古除國子博士。柳見除目。卽遣入京。及嘉祥驛。而還古物故。乃放妓他適。逸史載。還古初娶柳氏女。嘉會之初。夢娶房氏。後柳卒。

再娶東都李氏。屬房直溫爲東洛少尹。李之舅也。禮宴皆房主之。始知舊夢之前定也。

裴航

長慶中裴航下第。遊鄂渚。備舟還都。有樊氏女同載。航賂其侍兒。以詩求達。曰同爲胡越。猶懷想。況遇天花。隔錦屏。儻若玉京朝會去。願隨鸞鶴入青冥。樊答詩曰。一飲瓊漿百感生。玄霜搗盡見雲英。藍橋便是神仙宅。何必崎嶇上玉清。世傳藍橋雲英。

之事。未必信。姑載於此。

薛宜僚

宜僚以左庶子充新羅冊贈使。至青州。悅一妓。段東美賦詩曰。阿母桃花方似錦。王孫草色正如煙。不須更向滄溟望。惆悵歡情又一年。到外國謂判官苗甲曰。東美何故頻見夢中。數日而卒。觀至青。段莫之一慟而卒。

蔡京

邕州蔡大夫京者。故令狐文公楚鎮滑臺日。于僧中見曰。此童眉目疎秀。進退不懾。惜其單幼。可以勸學乎。師從之。乃得陪學於相國子弟。後以進士舉上第。尋又學究登科。作尉畿服。既為御史。覈獄淮南。李相紳憂悸而卒。頗傳繡衣之稱。謫居澧州。為厲員外。玄所辱。稍遷撫州刺史。以辭氣自負。郡有汝水。為放生池。不許魚罟之事。忽一人乘小舟釣於此。蔡遣吏捕釣者。乃為詩曰。拋却長竿卷却

絲。手持蓑笠獻新詩。臨川太守清如鏡。不是漁人下釣時。京覽詩召之。已去。卒不言其姓字。或曰野人張頂也。

郭周藩

譚宜者。陵州民叔皮子也。開元末。生而有異。年二十餘。忽失所在。大曆初年。還家。即霞冠羽衣。真僊之流也。言訖而去。其家靈泉宿出。禱必有應。因名譚子池。亦曰天池。進士郭周藩為詩記其事曰。澄

水一百步。世名譚子池。余詰陵陽叟。此池當因誰。
父老謂余說。本郡譚叔皮。開元末年中。生子字阿
宜。墜地便能語。九歲多髭眉。不飲亦不食。未嘗言
渴饑。十五銳行走。快馬不能追。二十入山林。一去
無還期。父母憶念深。鄉閭爲立祠。大曆元年春。此
兒忽來歸。頭冠簪鳳凰。身著霞裳衣。普遍拯疲俗。
丁寧告親知。余爲神仙官。下界不可祈。恐爲妖魅
假。不如早平夷。此有黃金藏。鎮在茲廟基。發掘散

生聚。可以救貧羸。金出繼靈泉。湛若清琉璃。泓澄
表符瑞。水旱無竭時。言訖辭冲虛。杳靄上玄微。凡
情留不得。攀望衆號悲。尋稟神仙誠。徹廟僅開窺。
果獲無窮寶。均融沾困危。巨源出顛頂。噴湧世間
稀。異境流千古。終年福四維。

姚合

合有極玄集。取王維等二十六人。詩百篇。曰此詩
中射鵬手也。

房千里

房千里博士。初上第。遊嶺徼。詩序云。有進士韋滂者。自南海邀趙氏而來。為余妾。西上京都。調于天宮。乃與趙別。約中秋為會期。趙極悵戀。余乃抒詩寄情。曰。鸞鳳分飛海樹秋。忍聽鐘鼓越王樓。只應霜月明君意。緩撫瑤琴送我愁。山遠莫交雙淚盡。雁來空寄八行幽。相如若返臨邛市。畫舸朱軒萬里遊。萬里橋在蜀川房至襄川。逢渾侍御赴弘農。蕃陽之

命。乃以情意相託。許到府邸。遣人訪之。趙氏却從韋矣。渾寄房詩云。春風白馬紫絲韁。正值蚕眠未採桑。五夜有心隨暮雨。百年無節待秋霜。重尋繡帶朱藤合。卻認羅裙碧草長。為報西遊減離恨。阮郎纔去嫁劉郎。

裴潏

長安豪貴。惜春殘。爭賞先開紫牡丹。別有玉杯承露冷。無人肯向月中看。長安三月十五日。兩街看

唐詩事略 三十一
牡丹甚盛。慈恩寺元果院花最先開。太平院開最
後。潏作白牡丹詩題壁間。太和中駕幸此寺。吟翫
久之。因令宮嬪諷念。及暮歸。此詩滿六宮矣。

張祜

世傳韋鮑二生。以妾換馬之事。云韋生下第東歸。
同憇水閣。鮑有美妾。韋有良馬。鮑以夢蘭小倩佐
歡。飲酣。停盃閱馬。軒檻。韋曰。能以人換。任選殊尤。
鮑欲馬之意頗切。密遣四絃更衣盛裝。頃之而至。

乃命勸韋酒。歌曰。白露溼庭砌。皓月臨前軒。此時
去留恨。含思獨無言。又歌送鮑生酒云。風颭荷珠
雖暫圓。多生信有短姻緣。西橋今夜三更月。還照
離人泣斷絃。韋乃命牽紫叱撥以酬之。俄有紫衣
冠二人。自閣西升階而來。二生恐悚。闔戶窺之。一
人長髯曰。足下賦云。斜漢左界。北陸南躔。白露駿
空。素月流天。可謂光絕。對曰。何不見賞風霽地表。
雲斂天末。洞庭始波。木葉微脫。今夜月如畫。可以

唐詩集卷之二十一
三十三
爲賦長髯曰。向聞妾換馬之事。可以爲題。以彼傾城。求其駿足。爲韻。長髯曰。彼佳人。今如瓊之英。此良馬。今負駿之名。將有求於駿足。亦何惜於傾城。香暖深閨。未厭天桃之色。風清廣陌。曾憐噴玉之聲。希逸曰。原夫人以矜其容。馬乃稱其德。旣各從其所好。諒何求而不克。長跪而別。姿容休耀。其金鈿。右牽而來。光彩頓生於玉勒。文通曰。步及庭砌。効當軒墀。望新思懼。非吾偶也。戀舊生疑。借人乘

之。香散綠鬃。意已忘於鬢髮。汗流紅頰。愛無異於凝脂。希逸曰。是知事有廢興。用有取捨。彼以絕代之容。爲鮮矣。此以軼羣之足。爲貴也。買之恩旣盡。有類求之。據鞍之力尚存。猶希進也。賦訖行十餘步。已失。故祐有愛妾換馬之什。云綺閣香銷。華廡空。恐將行雨。換追風。休憐柳葉。雙眉綠。却愛桃花。兩耳紅。侍宴永辭春色裏。趨朝休立漏聲中。恩勞未盡情先盡。暗泣西風兩意同。

驪宮小禽名阿濫堆。明皇御玉笛。採其聲。翻為曲。且名焉。遠近以笛爭效之。祐有華清宮詩曰。紅樹蕭蕭閣半開。玉皇曾幸此宮來。至今風俗驪山下。村笛猶吹阿濫堆。

皮日休云。祐字長吉。元和中作宮體小詩。辭曲艷發。當時輕薄之流。能其才。合譟得譽。老大稍窺建安風格。誦樂府錄。知作者本意。短章大篇。往往間出。講諷怨譎。時與六義相左右。善題目佳境。言

不可刊置別處。此為才子之最也。或薦之天子。書奏不下。亦受辟諸侯府。性狷介。不容物。輒自劾去。以曲阿地古澹。有南朝遺風。遂築室種植。而家焉。性嗜石笋。悉力致之。從南海間罷職事。載羅浮石笋還。不蓄美田利產。為身後計。死未二十年而故姬遺孕。凍餒不暇。豈其怨刺於神明耶。天果不愛才。沒而猶譴耶。又進士顏萱過祐丹陽遺居。見其愛姬崔氏貧居荆棘下。有一子杞兒。求食汝墳矣。

憫然作詩弔之。萱詩曰：憶昔為兒逐我兄，曾拋竹馬拜先生。書齋已換當時主，詩壁空題故友名。豈是爭權留怨敵，可憐當路盡公卿。柴扉草屋無人問，猶向荒田責地征。日休詩云：勝華通子共悲辛，荒逕今為舊宅隣。一代交遊非不貴，五湖風月合教貧。魂應絕地為才鬼，名與遺編在史臣。聞道平生偏愛石，至今猶泣洞庭人。陸龜蒙云：先生清骨葬煙霞，業破孤存孰為嗟。幾篋詩編分貴位，一林

石笋散豪家。兒過舊宅啼楓影，姬遶荒田泣稗花。唯我共君堪便戒，莫將文譽作生涯。札兒後名望，上虞嘉興監裴洪慶以為冬瓜堰官。

崔涯

崔涯吳楚人，與張祜齊名。其妻雍氏，乃雍祕授之女。夫頗相歡，而涯不禮其妻。父妻父不平，之奪其女為尼。涯不得已，為詩留別曰：隴上泉流隴下分，斷腸嗚咽不堪聞。嫦娥一入月中去，巫峽千秋空

白雲或謂崔膺之作

盧儲

李翱江淮典郡。儲以進士投卷。翱禮之。置文卷几案間。因出視事。長女及笄。閒步鈴閣。前見文卷。尋繹數回。謂小青衣曰。此人必為狀頭。迨公退。李聞之。深異其語。乃令賓佐至郵舍。傳語於儲。選以為婿。儲謙辭久之。終不却其意。越月遂許。來年果狀頭及第。纔過關城。徑赴嘉禮。催粧詩曰。昔年將去

玉京遊。第一僊人許狀頭。今日幸為秦晉會。早教鸞鳳下妝樓。後盧止官舍迎內子。有庭花開。乃題曰。芍藥斬新栽。當庭數朶開。東風與拘束。留待細君來。人生前定。固非偶然耳。

高崇文

崇文本薊門將。按討劉闢有功。為西川節度使。渤海鄙言。呼人為醉兒。一旦雪下。崇文謂賓客曰。某雖武夫。亦有一詩。乃吟曰。崇文崇武不崇文。提戈

出塞號將軍。那個醉兒射雁落。白毛空裏雪紛紛。
或謂北齊敖胄之比也。出北夢瑣言

鄭顥

顥宰相細之孫。登甲科。以起居郎尚主。有器識。宣宗時。恩寵無比。嘗夢中得句云。石門霧露白。玉殿莓苔青。續成長韻。此一聯杜甫集中詩也。大中十年。顥放榜後。謁假覲省於洛。生徒餞長樂驛。俄有紀於屋壁曰。三十驂騮一哄塵。來時不銷杏園春。

揚花滿地如飛雪。應有偷遊曲木人。舊史云。顥細之子。尚宣宗女萬壽公主。因壽昌節上壽。回夢一宮殿與十數人納涼聯句。既悟。省石門之句十字。怪其不祥。不數日。宣宗弓劍上僊。方悟其事。乃續爲十韻云。問歲流虹節。歸軒出禁扃。奔波逃畏景。瀟灑夢殊庭。景象非曾到。崇巖昔未經。日斜烏斂翼。風動鶴梳翎。異苑人爭集。高臺筆不停。石門霧露白。玉殿莓苔青。若匪災先兆。何緣思入冥。御爐

虛仗馬。華蓋負雲亭。白日成千古。金滕閱九齡。小
臣哀絕筆。湖上泣青萍。御爐或作丹墀未幾顛亦卒。

李羣玉

羣玉好吹笙。善急就章。喜食鷲。及授校書郎。東歸。
盧肇送詩云。妙吹應諧鳳。工書定得鸞。

杜丞相棕筵中贈美人云。裙拖六幅瀟湘水。鬢聳
巫山千朵雲。貌態祇應天上有。歌聲豈合世間聞。
胸前瑞雪燈斜照。眼底桃花酒半醺。不是相如憐

賦客。肯教容易見文君。

譚銖

真娘者葬吳宮之側。行客賦詩多矣。銖書一絕。題
者遂止。詩曰。武丘山下塚纍纍。松栢蕭條盡可悲。
何事世人偏重色。真娘墓上獨題詩。

杜牧

牧佐宣城幕。遊湖州。刺史崔君張水戲。使州人畢
觀。令牧間行。閱奇麗。得垂髻者十餘歲。後十四年。

牧刺湖州。其人已嫁生子矣。乃悵而為詩曰。自是尋春去。按遲不須惆悵。怨芳時。狂風落盡深紅色。綠葉成陰子滿枝。

杜秋娘詩序。杜秋金陵女也。年十五為李錡之妾。後錡叛滅。籍之入宮。有寵於景陵。穆宗即位。秋為皇子傅姆。皇子壯。封漳王。鄭注用事。誣丞相欲去異已者。指王為根。王被罪廢削。秋因賜歸故鄉。予過金陵。感其窮且老。為之賦詩曰。京江水清滑。生

女白如脂。其間杜秋者。不勞朱粉施。老滷即山鑿。後庭千蛾眉。秋持玉笋飲。與唱金縷衣。勸君莫惜金縷衣。勸君莫惜少年時。花開堪折直須折。莫待無花空折枝。李錡長唱此詞。以下省略。

李遠

張同幽閒鼓吹云。宣宗朝。令狐綯薦遠為杭州。宣皇曰。我聞遠有詩云。長日唯消一局碁。豈可以臨郡哉。對曰。詩人之言。非有實也。仍薦遠廉察。可任。乃俞之。

趙嘏

杜紫微覽嘏早秋詩云。殘星幾點雁橫寒。長笛一聲人倚樓。吟味不已。因目嘏為趙倚樓。

鄭史

史開成七年登第。經過池陽廉使崔君。悅一妓行雲。有詩云。最愛鉛華薄薄粧。更兼衣著又鶯黃。從來南國名佳麗。何事今朝在此行。臨岐博陵公輟贈之。

韋蟾

蟾廉問鄂州罷。賓僚祖餞。蟾曾書文選句云。悲莫悲兮生別離。登山臨水送將歸。以牋毫授賓從。請續其句。逡巡有妓泫然起曰。某不才。不敢染翰。欲口占兩句。韋大驚異。令隨念。云武昌無限新栽柳。不見楊花撲面飛。坐客無不嘉歎。韋令唱作楊柳枝詞。

曹唐

唐詩事略
唐字堯賓。桂州人。初爲道士。後爲使府從事。咸通中卒。作遊仙詩百餘篇。其友人曰堯賓曾作鬼詩。唐曰何也。曰水底有天春寂寂。人間無路月茫茫。非鬼詩而何。唐大哂。

陳陶

陶劔浦人。居南昌之西山。宋齊丘守南昌。因有蒲安之覲。乃自詠云。莫道中原無麟鳳。自是皇家結網疎。江南後主卽位。知其運祚衰替。以修養爲事。

故詩云。乾坤見了文章懶。龍虎成來印綬疎。嚴尚書字鎮豫章。遣小妓蓮花者。往西山侍陶。陶殊不顧。妓爲詩曰。蓮花爲號玉爲腮。珍重尚書遣妾來。處士不生巫峽夢。虛勞神女下陽臺。陶答之曰。近來詩思清如月。老大心情薄似雲。已向昇天得門戶。錦衾深媿卓文君。

鄭棨

古今詩話曰。相國棨善詩。或曰。相國近爲新詩否。

對曰。詩思在灞橋風雪中驢子上。此處何以得之。
言平生苦心也。

王貞白

貞白。唐末大播詩名。御溝爲卷首。云一派御溝水。
綠槐相蔭清。此波涵帝澤。無處濯塵纓。鳥道來雖
險。龍池到自平。朝宗心本切。願向急流傾。自謂冠
絕無瑕。呈僧貫休。休曰甚好。只是剩一字。貞白揚
袂而去。休曰此公思敏。書一字於掌中。逡巡貞白

迴忻然曰。已得一字。云此中涵帝澤。休將掌中字
示之一同。

王穀

穀字虛中。宜春人。登乾寧進士第。有玉樹曲云。陳
宮內宴明朝日。玉樹新粧逞嬌逸。三閣霞明天上
開。靈鼉振搥。神仙出。天花數朶風吹綻。對舞輕盈
瑞香散。金管銀絃旖旎。隨霓旌玉珮參差轉。璧月
夜滿樓風輕。蓮舌泠泠詞調新。當行狎客盡持祿。

唐詩集卷之四十三
直諫犯顏無一人歌舞未終樂未闋晉王劍上粘
腥血君臣猶在醉鄉中一面已無陳日月聖唐御
宇三百祀濮上桑間宜禁止請停此曲歸正聲願
將雅樂調元氣
穀未及第時輕忽被人毆擊揚聲曰莫無禮吾便
是君臣猶在醉鄉中一面已無陳日月毆者斂衽
慙謝而退

韓定辭

定辭爲鎮州王鎔書記聘燕帥劉仁恭舍於賓館
命幕客馬彧延接馬有詩贈韓云邃林芳草綿綿
思盡日相攜陟麗譙別後巘嵒山上望羨君時復
見王喬或詩清秀然意在試其學問韓於座酬之
曰崇霞臺上神仙客學辨癡龍藝最多盛德好將
銀筆述麗詞堪與雪兒歌座賓靡不欽訝然亦疑
銀筆之僻也他日或持燕帥之命答聘常山亦命
定辭接於公館或從容問韓以雪兒銀筆之事韓

曰昔梁元帝爲湘東王時好學著書常紀忠臣義士及文章之美者筆有三品或以金銀雕飾或用斑竹爲管忠孝全者用金管書之德行清粹者用銀筆書之文章贍麗者以斑竹書之故湘東之譽振於江表雪兒者李密之愛姬能歌舞每見賓寮文章有奇麗入意者卽付雪兒叶音律以歌之又問癡龍出自何處定辭曰洛下有洞穴曾有人誤墮於穴中因行數里見明壙有宮殿人物凡九處

又見有大羊羊髯有珠人取而食之不知何所後出以問張華華曰此地仙九館也大羊者名曰癡龍耳定辭復問或巘嵒山當在何處或曰此陪郡之故事何謙光而下問由是兩相悅服結交而去

孫魴

魴夜坐句云。劃多灰漸冷。坐久席成痕。沈彬曰。此田舍翁火爐頭之作爾。

范攄之子

唐詩事略
吳人范攄處士之子。七歲能詩。贈隱者云。掃葉隨風便。澆花趁日陰。方干曰。此子他年必成名。又吟。夏日云。閑雲生不雨。病葉落非秋。干曰。惜哉。必不享壽。果十歲卒。

僧懷濬

秣歸郡僧懷濬。不知何所人。乾寧初。知來藏。徃皆有神驗。刺史于公以其惑衆。繫而詰之。乃以詩代通狀云。家在閩山西。復西。其中歲歲有鶯啼。如今

不在鶯啼處。鶯在舊時啼處啼。又詰之。復有詩云。家在閩山東。復東。其中歲歲有花紅。而今不在花紅處。花在舊時紅處紅。守異而釋之。詳其詩意。似在海中。得非杯渡之流乎。出北夢瑣言。

僧貫休

休每得句云。只堪供養佛。故懷贈武昌棲一云。風清江上月。霜灑月中砧。得句先呈佛。無人知此心。

慎氏

毗陵慎氏三史嚴灌夫之妻。以無子被出。有詩曰。當時心事已相關。雨散雲飛一餉間。便是孤舟從此去。不堪重過望夫山。遂如初。雲溪友議

侯氏

會昌中。邊將張睽。防戎十年餘。其妻侯氏。繡迴文。作龜形詩。詣闕進之。詩云。睽離已是十秋強。對鏡那堪重理粧。聞鴈幾回修尺素。見霜先為製衣裳。開箱疊練先垂淚。拂杵調砧更斷腸。繡作龜形獻

天子。願教征客早還鄉。帝覽詩。放睽還鄉。賜侯氏綉三百疋。以彰才美。出行情詩

如意中女子

如意中女子年九或作七歲。能吟詩。則天試之。皆應聲而就。其兄辭去。則天令作詩送兄。遂賦云。別路雲初起。離亭葉正稀。所嗟人異鴈。不作一行飛。出唐

宋遺史

不知名

江陵有士子。遊交廣。五年未還。愛姬爲太守所取。納於高麗坊底。及歸。寄詩曰。陰雲漠漠下陽臺。惹着襄王更不回。五度看花空有淚。一心如結不會開。纖蘿自合依芳樹。覆水寧思返舊杯。惆悵高麗坊底宅。春光無復下山來。守遂遣還。

僕

咸陽郭氏之僕捧劍者。有詩曰。青鳥啣蒲萄。飛上金井欄。美人恐驚去。不敢捲簾看。又題牡丹云。一

種芳菲出後庭。却輸桃李得佳名。誰能爲向天人說。從此移根近太清。後恥爲奴隸。逃走有詩曰。珍重郭四郎。臨行不得別。曉漏動離心。輕車冒殘雪。欲出主人門。零涕時嗚咽。萬里隔關山。一心思漢月。京兆司錄全曉述此事。以語李溪。雲溪友議孫愿。唐貞元以後。三代爲池陽刺史。有戟門門子。朱元。迎道左。獻詩曰。昔日郎君今刺史。朱元依舊守朱門。今朝行馬諸童子。盡是當時竹馬孫。

權龍褒

景龍中。為左武將軍。好賦詩。而不知聲律。中宗與學士賦詩。輒自預焉。帝戲呼權學士。初以親累遠貶。洎歸獻詩云。龍褒有何罪。天恩放嶺南。勅知無辜過。追來與將軍。上大笑。嘗吟夏日詩云。嚴霜白皓皓。明月赤團團。或曰。豈是夏景答曰。趣韻而已。通天中刺滄州。初到。呈同官曰。遙看滄州城。楊柳鬱青青。中央一群漢。聚坐打杯角。諸公謝曰。公有

逸才。曰不敢趣韻而已。嘗作秋日休懷詩曰。簷前飛七百。雪白後園僵。飽食房裏側。家糞集野娘。參軍不曉問之。權曰。鷄子簷前飛直七百。洗衫掛後園。白如雪。飽食房中側。臥家裏便轉。集得野澤蟻。娘聞者嗤之。始賦夏日嚴霜明月之句。乃皇太子宴賦詩。太子援筆譏之曰。龍褒才子。秦州人士。明月晝耀。嚴霜夏起。如此詩章。趣韻而已。

補

開元中。詩人王昌齡高適王之渙齊名。時風塵未
偶。而遊處略同。一日天寒微雪。三詩人共詣旗亭。
貰酒小飲。忽有藜園伶官十數人。登樓會讌。三詩
人因避席隈。映擁爐火以觀焉。俄有妙妓四輩。尋
續而至。奢華艷曳。都冶頗極。旋則奏樂。皆當時之
名部也。昌齡等私相約曰。我輩各擅詩名。每不自
定其甲乙。今者可以密觀諸伶。所謳若詩入歌詞。

王之渙

之多者。則爲優矣。俄而一伶拊節而唱。乃曰。寒雨
連江夜。入吳平明送客楚山孤。洛陽親友如相問。
一片冰心在玉壺。昌齡則引手畫壁曰。一絕句。尋
又一伶謳之曰。開篋淚霑臆。見君前日書。夜臺何
寂寞。猶是子雲居。適則引手畫壁曰。一絕句。尋又
一伶謳曰。奉帚平明金殿開。強將團扇共徘徊。玉
顏不及寒鴟色。猶帶昭陽日影來。昌齡則又引手
畫壁曰。二絕句。之渙自以詩名已久。因謂諸人曰。

此輩皆潦倒樂官所唱皆巴人下俚之詞耳豈陽
春白雪之曲俗物敢近哉因指諸妓之中最佳者
曰待此子所唱如非我詩吾即終身不敢與子爭
衡矣脫是吾詩子等當須列拜床下奉吾為師因
歡笑而俟之須臾次至雙鬟發聲則曰黃河遠上
白雲間一片孤城萬仞山羌笛何須怨楊柳春風
不度玉門關之渙即斂歛二子曰田舍奴我豈妄
哉因大諧笑諸伶不喻其故皆起詣曰不知諸郎

君何此歡噓昌齡等因話其事諸伶競拜曰俗眼
不識神仙乞降清重俯就筵席三子從之飲醉竟
白。

唐詩事略下終

南郭夫子間居。虛舟侍側。夫子顧曰。虛舟汝爲唐世之詩乎。吾爲一言焉。夫唐世之於詩也。詩以盛其世。世以俗化。人以為事業。故光齊日月。典刑垂後世也。汝欲學而入其室者。必須知事之所由。視言

之所成耳。則千載之下。會通於此乎。余錄孟啓本事詩。不載之事。名唐詩事略。授汝乎。虛舟蹶然而立。拜手承之。負牆而退。退披卷也。乃唐世之於詩也。詩以盛其世。世以俗化。人以為事業。知事之所由。

視言之所成者。千載之下。顯然如指掌也。夫子誘我以為詩之術。博我以此書。小子寧藏之匱中。而獨私之乎。乃刊而公焉。亦復千載之下。後學者知事之所由。視言之所成。顯然如指掌者。亦猶今視古

也。其然乎。未及刊成。梁木壞矣。其言在耳。如疇昔夢。既成之日。此書在茲。而夫子不及見之。嗚呼對之。獨能不嘆息哉。唯虛舟傳之。千載之下。使後學者。因此以知為詩之術。則是庶乎報夫子厚恩萬分。

之一者云爾。

寶曆庚辰年冬十月

服虛舟識



